

台湾经济发展：现状、结构性矛盾及未来趋势

陈丽霜

【内容提要】近年来，台湾经济在人工智能产业浪潮、全球供应链重组以及外部需求扩张等因素推动下快速发展，出口、投资、资本市场和高科技产业表现突出。然而，这种增长高度集中于单一产业，具有鲜明的外需驱动和技术周期驱动特征。本文系统分析近年来台湾经济阶段性高速增长的表现、动力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考察了其可持续性。研究发现，台湾经济增长的动力高度依赖 AI 技术周期，增长红利集中于科技资本阶层，传统产业持续萎缩，普通民众获得感严重不足。在产业结构单一化、创新资源集中化、人才外流加速的多重作用下，台湾经济呈现“高增长与高脆弱并存”的结构性困境。展望未来，AI 红利边际递减、技术路线变革、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以及两岸经济力量对比变化，将对既有增长模式形成持续挑战。台湾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不在于维持短期高增长，而在于突破单一产业依赖，在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框架下重塑发展动能。

【关键词】台湾经济；人工智能；半导体产业；结构性矛盾；两岸经济关系

【作者简介】陈丽霜，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 (2026) 03-0139-19

近年来，受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先进制程芯片需求激增以及国际供应链重组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出口、投资和资本市场同步走强，经济增长率阶段性创新高。同时，在高科技产业尤其是在半导体产业带动下，台湾也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关注对象。从发展历程看，台湾经济先后经历了出口导向工业化、电子信息产业崛起以及半导体产业主导等阶段，不同阶段的增长动力虽然有所变化，但均建立在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把握全球产业变迁机遇基础上。但同时，台湾经济的每一轮快速增长都伴随着新的结构性矛盾积累，且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发展质量同步提升，短期繁荣也不必然能够转化为长期竞争优势。因此，对于当前台湾经济而言，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已经不仅是增长速度本身，而是增长动力来源是否可持续、增长成果能否有效扩散以及增长模式是否具备长期稳定性。

基于此，本文以近年来“台湾经济阶段性繁荣”现象为研究对象，围绕“高速增长从何而来、带来了什么、能否持续下去”三个问题展开分析，系统考察本轮增长的动力机制、经济社会影响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以期更加全面地认识当前台湾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未来潜在风险。

一、台湾地区经济阶段性高速增长的表现与动因

近年来，台湾地区经济呈现阶段性高速增长特征。然而，这种高速增长主要受到全球人工智能需求的集中爆发、美国关税政策催生的短期抢单效应，以及台湾当局推动所谓“脱中融美”政策倾向等多重因素影响。由外部因素驱动的短期阶段性红利，掩盖不了台湾地区经济对外需依赖不断加深、内需持续萎缩、产业失衡状况恶化等深层矛盾。而且，台湾当局还借此进一步强化“倚外谋独”叙事，使台湾地区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与政治风险不断提升。

（一）主要表现

近十年来，台湾经济增速整体呈现前低后高、波动较大趋势，2021年和2025年分别受新冠疫情催生的“宅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带动，形成两轮阶段性高速增长。2025年，台湾经济增长率达8.68%，创2010年以来新高；^①人

^① 数据来源：“台湾当局主计总处”经济增长统计资料库，<https://nstatdb.dgbas.gov.tw/dgbasAll/webMain.aspx?sys=100&funid=dgmaind>。

均 GDP 由 2016 年的 23091 美元增加至 39492 美元,^① 首次同时超过日本和韩国; 出口规模从 2791.8 亿美元增加至 6407.4 亿美元,^② 2025 年同比增长 34.9%。受人工智能需求拉动及美国关税政策引发的短期抢单效应影响, 半导体产业持续扩张。根据台湾地区“工业技术研究院”统计, 近十年半导体产业产值由 2.4 万亿新台币增加至 6.5 万亿元新台币,^③ 台积电晶圆代工市场占有率创新高从 2024 年的 64.4% 攀升至 2025 年的 69.9%。^④ 同时, 资本市场持续走强, 2025 年市场加权股价指数封关收于 28963.6 点, 全年涨幅达 25.74%; 上市公司总市值达 94.36 万亿元台币, 位居全球第八位。^⑤ 但从整体经济运行来看, 本轮增长明显呈现结构性分化特征。传统产业景气持续低迷, 2025 年化学材料及肥料业、基本金属、汽车及零部件等传统产业产值均为负增长, 内需恢复亦相对缓慢, 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半导体产业和外部市场需求。与此同时, 近年来两岸贸易关系依然紧密, 2025 年两岸贸易总额约 3143.3 亿美元, 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仍高达 1471.4 亿美元,^⑥ 大陆持续位居台湾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二) 主要动力

近年来尤其是 2025 年台湾经济出现阶段性高速增长, 引起国际机构和两岸学界广泛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认为, 人工智能正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但 AI 红利具有明显的行业和区域集中性。^⑦ 岛内学界认为, 本轮经济增长主要受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和出口扩张带动, 但如前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林建甫所言, 当前亮眼的经济表现“暗藏结构性脆弱”,

① 数据来源: “台湾当局主计总处” 经济增长统计资料库, <https://nstatdb.dgbas.gov.tw/dgbasAll/webMain.aspx?sys=100&funid=dgmaind>。

② 数据来源: “台湾当局财政部门” 贸易统计资料查询, <https://web02.mof.gov.tw/njsww/WebMain.aspx?sys=100&funid=defjsptgl>。

③ 数据来源: “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 <https://www.itri.org.tw/index.aspx>。

④ 数据来源: 台积电网站, <https://www.tsmc.com/chinese>。

⑤ 数据来源: 台湾证券交易所, <https://www.twse.com.tw/zh/>。

⑥ 数据根据海关总署“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查询整理计算得出。

⑦ Eugenio M Cerutti et al., The Global Impact of AI: Mind the Gap, IMF Working Paper No. 2025/07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pril 11, 2025),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25/04/11/the-global-impact-of-ai-mind-the-gap-566129>。

一旦外部需求降温，内需不足、产业失衡等问题将进一步显现；^①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健全分析，2025年初市场因预期美国可能的关税冲击，加上AI科技热潮推升全球半导体需求，为台湾经济注入强劲动能。^② 大陆学者盛九元^③、黄燕萍^④、熊俊莉^⑤等更多关注台湾经济增长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总体来看，2025年台湾经济高速增长更多体现为全球科技周期与国际市场变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阶段性繁荣，其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快速扩张期，形成新一轮科技周期红利。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推动全球算力需求激增，高端芯片、AI服务器及相关电子产业需求持续扩大。台湾地区凭借先进制程制造能力和较为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成为全球AI产业链的重要参与者和阶段性受益者。但AI产业具有较强的技术周期特征，其增长可持续性仍取决于全球投资景气 and 市场需求变化。

二是美国关税政策和贸易调整催生阶段性出口扩张。2025年，美国宣布实施“对等关税”政策并设置缓冲期，促使国际采购商提前备货，形成明显的“抢单效应”。与此同时，美国对AI相关产品市场需求在短期内集中释放，2025年台湾地区对美出口达到1982.7亿美元，^⑥ 同比增长78%，占台湾地区总出口比重30.9%，超过大陆（含香港），美国跃居台湾地区第一大出口市场。这种短暂的政策红利窗口不但提前透支了部分未来需求，也加剧了台湾地区对美国市场的单向依赖。

三是全球供应链重构进一步强化台湾半导体产业优势。近年来，美国持续推进关键产业供应链重组，台湾凭借技术优势承接更多高端芯片订单，在

① 《上半年亮眼数据隐藏大隐忧》，台湾“联合新闻网”，2025年9月7日，<https://udn.com/news/story/6853/8986308>。

② 王健全：《2025年台湾经济增长、通胀下修，须警惕产业两极化趋势》，台湾《Advisers财务顾问》杂志，2026年1月1日，<https://www.advisers.com.tw/?p=19506>。

③ 盛九元、郭瑞昭：《“台湾病”的生成机理与演化趋势——基于产业极化与地缘依附的双重视角》，《台湾研究》2026年第1期，第141-160页。

④ 黄燕萍、朱梦迪：《发展与分化：台湾经济的矛盾阐释及趋势研判》，《台湾研究集刊》2025年第3期，第83-95页。

⑤ 熊俊莉：《台湾经济：“台湾病”折射出经济发展困局》，《现代台湾研究》2026年第1期，第39-55页。

⑥ 数据来源：“台湾当局财政部门”贸易统计数据库，<https://web02.mof.gov.tw/njswww/WebMain.aspx?sys=100&funid=defjsptgl>。

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但同时，美国诱迫台积电等科技龙头企业加快海外布局，半导体产业链重组加快了台湾先进制造业能力向海外转移，可能削弱台湾部分先进制造环节的本土集聚效应。

四是台湾当局产业政策进一步放大了全球产业周期带来的增长效应。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持续将半导体产业作为重点支持产业，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人才培养等政策，引导资本和资源向半导体产业集中，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承接全球 AI 产业发展的能力。这种政策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优势产业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和发展成果分化。

二、台湾地区经济阶段性高速增长的结构影响

台湾经济的高增长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战略地位，提升了出口规模和资本市场活力，增加了企业盈利与财政收入。但“一业独大”的资源虹吸效应加倍挤压传统产业生存空间，增长红利高度集中于科技资本阶层，形成“K 型增长”，普通民众获得感严重不足；财富分配不公与社会分化加剧，青年失业率高企、房价飙升；人才外流趋势加速，削弱本土创新能力。

（一）人工智能驱动下台湾经济竞争力阶段性提升

台湾成为新一轮科技周期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经济增长、出口扩张和企业盈利三者之间形成正向循环，国际竞争力实现阶段性提升。

从需求端看，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快速增加，带动电子信息、半导体及相关制造业持续扩张。从贸易结构看，先进制程芯片、高性能计算芯片、AI 服务器及相关零部件已成为台湾出口增长的主要支撑，台积电、联发科、日月光等龙头企业营收均实现较为显著增长。^① 根据 TrendForce^②、Gartner^③

① 2025 年台积电营收 3.81 万亿元新台币（约合 12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60%），持续受益于 AI 芯片代工需求爆发；联发科技营收达 5960 亿元新台币（约合 191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凭借 5G 手机芯片与 AI 边缘计算平台双轮驱动；日月光营收约 6454 亿元新台币（约合 207 亿美元），第四季度同比增长 8.40%，稳居全球封测龙头。

② TrendForce 集邦咨询 2026 年 1 月 20 日发布，预测 2026 年全球 AI 服务器出货量年增超 28%，<https://www.trendforce.com/presscenter/news/20260120-12887.html>。

③ Gartner 2025 年 9 月 17 日发布，预测 2025 年全球 AI 支出近 1.5 万亿美元，2026 年超 2 万亿美元，<https://www.gartner.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25-09-17-gartner-says-world-wide-ai-spending-will-total-1-point-5-trillion-in-2025>。

等国际机构预测，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仍处于持续扩张阶段，未来几年全球人工智能算力投资仍将保持较高水平，高端芯片、先进封装及 AI 服务器市场需求仍具有较大发展空间。IMF 指出，AI “正在彻底改变各行各业并重塑经济”，中期内每年可推动全球 GDP 增速提高 0.1 至 0.8 个百分点。^① 但 AI 的全球影响高度不均衡，其效应取决于相关产业 AI 暴露程度、技术整合准备程度以及关键数据与技术的获取能力。^② 近年来，台湾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一直维持在 3.5% 以上。资本、人才和科研资源不断向半导体、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及先进封装等领域集中。数据显示，2020 至 2024 年台湾地区 ICT 产业的研发经费占制造业研发经费的比例保持在 85% 左右。^③ 但应看到，这种竞争优势更多建立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周期和国际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基础之上，其持续性仍受到全球科技竞争、市场需求变化以及国际经贸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本轮竞争力提升更多体现为阶段性优势，而非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改善。

（二）经济“K 型增长”与社会分化

近年来台湾经济在科技产业扩张、出口增长和资本市场走强的带动下实现了显著增长，但增长成果的分配却呈现明显的不均衡特征，逐渐形成典型的“K 型增长”——少数科技产业和高收入群体快速受益，而传统产业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停滞甚至下降。台湾当局所宣扬的“经济奇迹 2.0”，其经济增长成果并未同步转化为居民收入改善，增长与民生改善之间存在一定脱节。经济增长的红利更多集中于科技企业和相关资本群体，薪资停滞、青年失业、贫富差距拉大等民生痛点持续恶化，形成“增长与民生脱节”的恶性循环。

首先，产业分化趋势愈发突出。受人工智能产业带动，2025 年台湾资讯

① 《推动生产率改革，重振全球增长》，IMF 官网，2025 年 3 月 23 日，<https://www.imf.org/zh/news/articles/2025/03/23/sp032325-dmdclarke-chinadevforum>。

② Eugenio M Cerutti et al., The Global Impact of AI: Mind the Gap, IMF Working Paper, No. 2025/076,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25/04/11/the-global-impact-of-ai-mind-the-gap-566129>。

③ 根据台湾当局“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统计数据计算，<https://wsts.nstc.gov.tw/stsweb/technology/TechnologyStatistics.aspx?language=C&ID=9>。

电子工业产值 10.5 万亿元新台币，同比增长 30.8%，其中电子零部件产值 7.7 万亿元新台币，同比增长 21.37%，^①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然而，传统产业普遍萎缩，化学材料及肥料业产值同比减少 14.8%，基本金属同比减少 13.7%，汽车及零部件同比减少 8.8%。^② 在出口方面亦呈现出这种态势。经济增长日益依赖少数高科技产业，而传统产业贡献持续减弱。

其次，薪资停滞与行业极化问题严重。一是薪资增长与 GDP 增长严重脱节。2025 年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 8.68%^③，但近十年台湾地区全年总薪资的中位数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仅少数受政策扶持或产业红利集中的行业有所增长。台湾地区这种“增长与民生脱节”的现象，根源在于“半导体产业一枝独秀”所导致的资源错配和分配机制失灵。二是行业薪资呈现“极少数高薪、绝大多数低薪”的两极化格局。近年来，除半导体、资通讯、金融及保险业等少数行业有一定增长，半导体从 2004 年 57.7 万元（新台币，下同），增至 2024 年 87.6 万元，金融保险业达 110.6 万元^④，其他行业几乎停滞。其中，台积电员工 2025 年平均年薪达 409 万元，^⑤ 同比大幅增长 22.95%，而一般服务业劳动者年收入仅 50 万—60 万元，二者差距超过六倍。科技产业从业者还通过持股、分红获得额外资本收益，普通劳动者获得感严重不足。三是“平均薪资”掩盖了普通劳动者的真实处境。2024 年台湾平均总薪资为 73.2 万元，但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高达 68.75%。^⑥ 这意味着不到三分之一的“高薪群体”拉高了整体平均值，而将近七成劳动者的薪资水平被

① 数据来源：“台湾当局经济部门统计处”，“2025 年第四季度制造业产值统计表”，https://www.moea.gov.tw/Mns/dos/bulletin/Bulletin.aspx?kind=7&html=1&menu_id=6726&bull_id=16794。

② 数据根据“台湾当局经济部门统计处”的“2025 年第四季度制造业产值统计表”计算而得，https://www.moea.gov.tw/Mns/dos/bulletin/Bulletin.aspx?kind=7&html=1&menu_id=6726&bull_id=16794。

③ 数据来源：“台湾当局主计总处”经济增长统计资料库，<https://nstatdb.dgbas.gov.tw/dgbasAll/webMain.aspx?sys=100&funid=dgmaind>。

④ 数据来源：“台湾当局主计总处”统计专区，https://www.stat.gov.tw/News_Content.aspx?n=4580&s=232642。

⑤ 《台积电员工平均年薪破 409 万 调薪幅度 9%》，台湾“雅虎新闻网”，2026 年 4 月 22 日。

⑥ 数据来源：“台湾当局主计总处”统计专区，https://www.stat.gov.tw/News_Content.aspx?n=4580&s=232642。

“平均”所掩盖，其实际生活感受与 GDP 的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反差。

再次，资产价格高企和薪资停滞进一步挤压民生。一是房价持续上涨，年轻世代购房压力加剧。数据显示，近十年全台住宅价格指数从 2016 年的 100.69 上升至 2025 年的 145.46。^① 台湾当局为拉拢青年选票推出“新青安贷款”政策，在政策的刺激下 2024 年全年买卖转移栋数 35.1 万栋，^② 增长了 14.2%，创九年来最高。但这一波“繁荣”并未持续，炒房者套利离场后房市迅速冷却，2025 年买卖转移栋数 26.1 万栋，^③ 创 9 年来新低、年减 25.5%。房价节节攀升而交易量断崖式下跌，意味着大量年轻世代背负更长的债务枷锁，消费能力被严重挤压。二是消费降级趋势明显，中产阶级购买力持续萎缩。作为第二大消费品的汽车市场同样低迷，2025 年汽车销量跌至 41.4 万辆，^④ 同比下降 9.5%，近十年来首次低于 42 万辆。汽车销量是中产阶级购买力的晴雨表，其持续下滑直观地反映出岛内中产阶级的萎缩与消费降级，这种“高增长、弱消费”的结构性矛盾，根源在于“增长受益集中于少数科技企业与资本阶层”，普通家庭不仅未能分享红利，反而承受了更高的生活成本。

此外，岛内结构性失业问题突出。近年来，台湾青年就业市场呈现青年高失业、结构性并存的显著特征。15-24 岁青年整体失业率常态性维持在 11% 左右，2025 年青年失业率达 11.32%，高出整体失业率近 8%。2024 年青年就业者中 71% 集中在服务业，仅 13% 进入制造业，且大多从事低技术层次工作（占比 66%）。^⑤ 2024 年未满 30 岁青年的年均所得增加至 55.9 万元新台币，远低于所得者平均每人所得收入的 72.9 万元新台币。^⑥

① 数据来源：“台湾不动产资讯平台”，<https://pip.moi.gov.tw/Publicize/Info/E1060>。

② 数据来源：“台湾不动产资讯平台”，<https://pip.moi.gov.tw/Publicize/Info/E1060>。

③ 数据来源：“台湾不动产资讯平台”，<https://pip.moi.gov.tw/Publicize/Info/E1060>。

④ 数据来源：“台湾区车辆工业同业公会”，<https://www.ttvma.org.tw/industry>。

⑤ 数据来源：“台湾当局劳动部门”劳动统计专网，<https://www.mol.gov.tw/media/ou-qphjy0/113%E5%B9%B4%E9%9D%92%E5%B9%B4%E5%8B%9E%E5%8B%95%E7%B5%B1%E8%A8%88.pdf?mediaDL=true>。

⑥ 《2024 年台湾平均年所得继续创新高 未满 30 岁青年 55.9 万元新台币》，台湾《经济日报》2025 年 8 月 17 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869/8944912>。

(三) 产业结构单一化与系统性脆弱

近年来,台湾地区以半导体制造业等少数产业为核心的“明星经济”模式,正将台湾经济带入一种结构性的巨大脆弱之中。

首先,出口高度集中单一产业。从出口来看,近年来台湾电子零部件及资通信出口不断增加,尤其是 2025 年二者出口额分别为 2228.7 亿美元、2511.5 亿美元,^① 占比分别高达 34.8%、39.2%,较上年同比分别增长 25.8%、89.5%;而化学品、塑胶及其制品、钢铁及其制品、鞋帽及其制品、电机产品、机械、化学及精密仪器等产品出口额占比仅为 2.8%、2.8%、2.3%、0.4%、1%、2.3%、1.9%,^② 其中化学品、塑胶及其制品、钢铁及其制品等多数同比下降。^③ 这种发展巨大落差已呈现类似“荷兰病”的结构特征,同时不断放大台湾地区固有的资源与社会瓶颈。

其次,资源虹吸效应十分突出。一是对 AI 产业链相关的细分产业投入不断增加。数据显示,近年来台湾关于 AI 产业链相关的细分产业投入不断增加,2025 年电子零部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固定资产增购金额分别高达 1.8 万亿元新台币、757 亿元新台币,同比增长 38.4%、25%,^④ 二者在制造业固定资产增购金额占比高达 75.2%。二是岛内稀缺电力资源集中于半导体产业。数据显示,台积电一家公司用电量占比从 2020 年的 5.9% 升至 2024 年的 9%,未来还将持续提高,进一步放大了台湾当局“非核家园”政策给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风险。三是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高度集中半导体产业。台湾半导体产业吸纳了大量理工精英人才,其他产业则面临严重的“人才荒”,加上岛内低生育率以及人口老龄化,人才和缺工一直困扰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但近年来由于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自身也存在“缺工”现象,根据“2025 年半导体人才报告”显示 2025 年半导体人才缺口达 3.4 万人

① 数据来源:“台湾当局财政部门”贸易统计数据库, <https://web02.mof.gov.tw/njswww/WebMain.aspx?sys=100&funid=defjsptgl>。

② 根据“台湾当局财政部门”贸易统计数据计算而得, <https://web02.mof.gov.tw/njswww/WebMain.aspx?sys=100&funid=defjsptgl>。

③ 根据“台湾当局财政部门”贸易统计数据计算而得, <https://web02.mof.gov.tw/njswww/WebMain.aspx?sys=100&funid=defjsptgl>。

④ 数据来源:“台湾当局经济部门”资料库, <https://service.moea.gov.tw/EE520/investigate/InvestigateEC.aspx>。

(研发类缺 9000 人)。^① 根据 104 人力资源银行数据, 2026 年 1 月线上有效职缺数达 112.5 万个创历史新高, 其中缺工第一名为住宿餐饮服务业 24 万个, 半导体电子资讯业 16.9 万个、批发零售约 16 万个、制造业约 12 万个、建筑及不动产业约 9 万个。^② 值得关注的是, 岛内面临“缺工荒”困境的同时, 人才外流现象却不断凸显, 2019 年台湾地区赴海外工作人数高达 73.9 万人, 疫情期间减少至 2021 年的 31.9 万人, 2022 年恢复至 47.3 万人且一直攀升至 2024 年的 66.6 万人。^③

再次, 核心产能外移加剧“掏空”风险。台湾半导体核心产能外移正引发“产业集群迁移连锁反应”, 将导致本土产业链完整性遭到破坏。一是形成产业外移潮。台积电赴美投资带动鸿海、广达、纬创、仁宝等代工厂及上下游配套企业跟进布局, 形成“半导体+N”产业外移潮。截至 2026 年 5 月 14 日, 广达就多次加码投资美国, 累计超过 8 亿美元的增资计划。^④ 2026 年 1 月, 台湾地区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 台湾输美商品关税从 20% 下调至 15%, 但代价是台湾半导体和科技企业将进行至少 2500 亿美元新的直接投资, 用于在美建立与扩充先进半导体、能源及人工智能的生产与创新。二是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外移。赖清德当局所谓的“台湾园区”对美投资模式, 实质上是要将台湾 30 多年来辛苦建立的竞争优势整套输出——从上游设备、设计、材料供应商, 到中游制造、封装厂商, 乃至下游客户群, 将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能力移植至美国本土。三是外移将导致半导体产业链断裂与出口崩塌。随着在美厂商陆续投产, 投资企业资源分散到海外扩厂, 客户直接在美国取得芯片, 台湾出口将大幅下降, 也将影响岛内消费动能, 台湾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

① 《2025 年半导体业人才报告书》, 台湾“104 职场”网站, <https://blog.104.com.tw/104data-semiconductor-2025-recruit/>。

② 《缺工大海啸席卷全台! 112.5 万职缺创新高, 台湾人力去哪了?》, 台湾《经济日报》, 2026 年 2 月 12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9327575>。

③ 《2024 年台湾地区赴海外工作人数统计结果》, “台湾当局主计总处”, https://www.dgbas.gov.tw/News_Content.aspx?n=3602&s=235501。

④ 《广达美国营收高达七成 加码增资海外子公司、持续拓展海外产能》, 台湾《经济日报》, 2026 年 5 月 14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9503277>。

因此,近年来台湾当局持续推动“新南向政策”“六大核心战略产业”等产业政策,试图降低经济对单一市场和单一产业的依赖,从实际效果看,台湾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创新资源配置仍呈现较高集中度,政策目标与现实结果之间仍存在明显落差。

三、台湾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研判与风险

从台湾经济发展经验看,历次高速增长大多与特定产业周期、外部需求扩张或国际分工变化密切相关,其背后往往伴随着新的结构性问题积累。未来随着技术革命进入深水区、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变化以及两岸经济关系持续调整,支撑当前增长的外部条件可能发生变化。判断台湾经济未来走势,关键不在于当前增长速度有多高,而在于现有增长模式能否经受产业周期、技术变革和地缘政治风险的长期考验。

(一) AI 产业周期与泡沫风险积累

AI 产业的高增长并非没有风险,其周期性特征和潜在的泡沫化趋势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其一,全球 AI 投资热潮已出现明显的泡沫化迹象。当前全球 AI 产业仍处于快速扩张期,但资本市场已经出现明显的预期先行特征 IMF 指出,人工智能有望提升全球生产率,但如果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支出依然异常强劲,以及人工智能炒作和金融市场过热均有可能为宏观金融不稳定埋下隐患。^① 2025 年 10 月底,美国“科技七巨头”(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英伟达、Meta 和特斯拉)总市值超过 20 万亿美元,占标普 500 指数总市值的比重超过 30%,^② 成为美国股市上涨的核心力量。标普道琼斯指数资深分析师希尔弗布拉特(Howard Silverblatt)估算,若剔除这七家企业,标普 500

^① 《世界经济展望》2026 年 7 月,国际货币基金网站,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6/07/08/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uly-2026>。

^② MarketWatch, “The ‘Magnificent Seven’ have never been this important to the stock market — and a big test lies ahead,” October 28, 2025.

指数过去三年 88% 的惊人涨幅将缩水至 40%，^① 凸显美股其他板块的疲软且高度绑定人工智能。当前 AI 产业链的主要收益仍集中于芯片制造、算力服务和云平台等基础设施环节，而大规模应用尚未形成稳定盈利模式。这意味着 AI 产业繁荣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资本市场对未来收益的乐观预期。

其二，AI 产业的高增长高度依赖持续的大规模资本投入。据统计，Google、AWS、Meta、Microsoft、Oracle 北美五大云服务供应商 2026 年的资本支出总额将增长高达 40%。^② Gartner 则预计 2026 年全球人工智能总支出将达到 2.52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44%。^③ 但大规模应用尚未形成稳定盈利模式——OpenAI 等头部企业仍处于巨额亏损状态，资本投入与商业回报之间存在明显脱节。IMF 已将“AI 投资热潮可能引发的市场修正”列为全球主要下行风险之一。^④ 历史经验表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产业均曾经历资本快速集聚与估值大幅扩张阶段，随后逐步回归理性。

其三，台湾对 AI 产业过度依赖使其经济更加脆弱。台湾正处于这一轮 AI 投资浪潮的核心位置，资通讯产品和电子零部件占台湾出口比重超过七成，出口增长、企业投资乃至股市上涨均与 AI 需求高度相关。这种高度集中于单一技术周期的增长模式，虽然能够在景气上升阶段创造超额收益，但也提高了经济对产业周期波动的敏感度。一旦全球算力投资放缓或市场需求出现波动，台湾半导体及电子信息产业将面临直接冲击，并通过出口、投资、就业和资本市场等渠道向整个经济体系迅速传导。

其四，从更长周期看，台湾经济阶段性快速发展并不代表经济结构已完成根本转型。当前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外部技术周期和全球市场需求，其持续

① 《人工智能撑起 2025 年美股行情，这一势头能否延续？》，新浪财经，2025 年 12 月 31 日，<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25-12-31/doc-inhetkae3510156.shtml>。

② TrendForce, “Global AI Server Shipments Forecast to Grow Over 28% YoY in 2026, with a Rising Share of ASIC-Based Systems,” January 20, 2026. <https://www.trendforce.com/presscenter/news/20260120-12887.html>.

③ Gartner, “Gartner Says Worldwide AI Spending Will Total MYM2.5 Trillion in 2026,” January 15, 2026, <https://www.gartner.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26-1-15-gartner-says-worldwide-ai-spending-will-total-2-point-5-trillion-dollars-in-2026>.

④ 《世界经济展望》2026 年 1 月，<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6/01/19/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anuary-2026>。

性仍有待观察。未来台湾经济能否保持竞争优势，关键在于能否借助现有产业优势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推动创新资源向更多领域扩散，增强产业体系的多元性和韧性，否则必然受到一定制约。

（二）技术路线变革与半导体优势重构

过去二十多年间，台湾依托台积电等龙头企业建立起全球领先的先进制程制造体系，但当前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竞争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台湾的领先优势面临三重挑战。

首先，传统摩尔定律正逐渐逼近物理极限，传统路径的边际效应递减。随着制程进入 2 纳米时代，晶体管进一步缩小所带来的性能提升开始减弱，而研发成本却呈几何级增长。先进制程研发已经成为极少数企业能够承担的高成本竞争。在此背景下，产业界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包括先进封装、异构计算、光电融合芯片、量子计算以及新型材料应用等技术路线。未来芯片产业竞争的核心，未必完全取决于先进制程本身，而可能更多体现为系统架构和技术路线创新能力。

其次，更具备这种创新能力的大陆半导体产业正在加快追赶步伐。近年来，大陆在先进制程、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和关键材料等领域持续取得突破。一是开辟技术新路径。2026 年 5 月，华为正式发布“韬（ τ ）定律”，首次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通过逻辑折叠、三维堆叠、系统优化等技术创新压缩信号传输延迟时间；且基于韬（ τ ）定律，华为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 381 款芯片，即将于 2026 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将首次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预计到 2031 年，基于韬（ τ ）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等效 1.4 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① 二是 AI 算力产业发展加速，2025 年中国 AI 加速卡整体出货约 400 万张，其中国产 AI 芯片出货约 165 万张，份额首次突破 40%。^② 在算力基础设施层面，截至 2025 年底，全国在用算力基础设施架数超过 1373 万标注机架，建成万卡智算集群 42 个，智能算

① 《华为发表韬（ τ ）定律，实现晶体管密度与系统性能突破》，华为官网，2026 年 5 月 25 日，<https://www.huawei.com/cn/news/2026/5/ieee-iscas-tau-scaling>。

② 国际数据公司（IDC），《2025 年度中国云端 AI 加速器市场报告》，2026 年 4 月。中国工业新闻网，2026 年 5 月 25 日，<https://h5.cinn.cn/davmu/share/pc?url=https%3A%2F%2Fh5.cinn.cn%2Fdavmu%2Fshare%2Fholly%2Fdoc%2F2026%2F05%2FGDBjZNKD%2Findex.html>。

力规模达 FP16 精度下 159 万 PFlops（每秒浮点运算次数），位居全球第二。^①从 AI 芯片到智算集群，大陆 AI 算力生态正在形成从硬件到系统的完整闭环，对全球 AI 算力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第三，台湾的单一依赖风险持续累积。半导体“一业独大”、台积电一企支撑形成的极化，与出口和投资增长，以及资本市场表现、高端人才就业以及财政收入变化密切相关。这种高度集中的产业结构在外部环境好的时期能够放大增长效应，但也意味着经济运行对单一产业的敏感度不断提高。未来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格局变化，可能通过产业链传导至投资、就业、金融市场等多个领域，并对整体经济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因此，未来台湾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并非单纯来自先进制程优势能否延续，而在于现有增长模式对半导体产业的依赖程度是否过高。

（三）创新体系失衡与发展动能减弱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正在由单一技术突破逐步转向产业体系、创新生态和综合创新能力的竞争，任何依赖单一产业支撑的发展模式都可能面临增长动能减弱的问题。

第一，创新资源高度集中于半导体领域。从经济发展规律看，决定一个经济体长期竞争力的关键，并非单靠某一行业的某一企业在全球领先，关键在于能否持续培育新的产业、新的技术和新的增长动能。当前台湾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已经不再是半导体产业是否成功，而是在半导体产业高度成功之后，是否仍具备孕育下一个增长引擎的能力。近年来，台湾创新资源向半导体产业高度集中的趋势日益明显。无论是研发投入、资本配置还是人才培养，均呈现出向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产业持续集聚的特征。^②大量风险投资和社会资本也优先流向晶圆制造、AI 服务器、先进封装及相关产业链领域。从长期发展角度看，创新资源过度向单一产业集中，必然会削弱创新体系的多

①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国家数据局，2026年5月。

② 近年来台湾地区研发经费投入不断增加，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从 2016 年的 3.09% 增加至 2024 年的 4.08%；2024 年半导体产业研发投入 5149.1 亿元新台币，其中企业研发经费投入 5112.4 亿元新台币（占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 62.5%），行政部门研发投入 35.4 亿元新台币（占制造业政府部门研发投入的 42.1%）。参见：<https://wsts.nstc.gov.tw/stswweb/technology/TechnologyStatistics.aspx?language=C&ID=5>。

元性和整体韧性。

第二，从国际经验看，真正具有持续竞争力的经济体往往拥有多元化创新结构。美国不仅拥有半导体产业，还形成了互联网平台、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多个创新高地；韩国在半导体之外，也培育出新能源汽车、电池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等新的增长点。相比之下，台湾虽然在先进制程制造领域保持领先，但在数字平台、基础软件、人工智能模型、生物科技以及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增长极。这意味着台湾在全球科技产业链中更多承担先进制造环节，而在原创性创新、平台构建和产业生态主导方面仍存在显著不足。民进党当局将半导体产业塑造为“护台神山”，实则是一种危险的“单点支撑”思维。单一产业的领先并不等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安全，反而因资源过度集中而加剧整体经济的脆弱性。一座“神山”带不动“群山”，没有多元产业的支撑，一旦半导体产业遭遇周期下行或技术替代，台湾经济将缺乏缓冲与回旋余地。

第三，高端人才流动正在成为影响未来创新能力的重要变量。近年来，美国、日本和欧洲纷纷加大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持力度，通过高薪资、科研资源和产业政策吸引全球科技人才。随着台积电等企业持续扩大海外布局，部分工程师和研发人员参与海外项目建设，创新资源呈现一定程度外溢趋势。有媒体指出，若台积电等厂扩大赴美投资，将面临中游制造业人才流失的风险；同时，据台湾 104 人力银行调查，2026 年半导体产业每月人才缺口 4.1 万人。^① 由于台湾长期以来人口规模有限且高度依赖技术积累，高阶人才持续向海外流动所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随着主要经济体在半导体产业的加大布局，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加上台湾优势产业的外移，本地创新体系的人才支撑能力可能进一步削弱。如果高端人才流失速度长期快于培养速度，本土创新能力可能受到制约。

（四）地缘政治将重塑台湾经济增长动力

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推进，经济问题越来越被赋予战略和安全属性，台湾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越来越面临更多的不

^① 《台湾半导体发展 50 年风云 人才外流威胁台湾“霸主”地位》，台湾《工商时报》，2026 年 6 月 25 日，<https://www.ctee.com.tw/news/20260625700146-439901>。

确定性。

从短期看，美国推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重组，为台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从中长期看，这种增长模式也蕴含新的风险。过去台湾经济的竞争优势建立在开放型经济结构基础之上，其核心在于能够充分利用不同市场和产业体系的资源优势，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然而，在美国推动所谓“友岸外包”“价值链重组”和“安全供应链”背景下，产业发展的逻辑正在由市场效率优先逐步转向战略安全和政治需求优先。随着台湾越来越深地嵌入美国主导的科技体系，产业布局和市场选择受到更多非市场因素影响。

因此，美国因素也在重塑台湾经济的发展基础。短期内，美国市场需求和人工智能产业扩张仍将继续支撑台湾高科技产业增长；但长期来看，供应链重组、产业外移、技术限制以及经济自主性下降等问题正在逐步显现。当然，若台湾当局进一步配合美国科技限制政策，两岸科技产业合作空间可能继续收缩，关键资源供应链的不确定性也将增加，台湾产业运行成本和风险也必然会相应提高。能否在安全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实现平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台湾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

（五）两岸经济关系仍将决定台湾长期发展空间

从台湾经济发展历程看，两岸经济关系始终是影响其增长模式和发展空间的重要变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逐步形成以产业分工和优势互补为基础的经济合作格局，形成了“台湾研发设计、大陆生产制造、全球市场销售”的产业链协作模式。这不仅推动台湾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也成为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即使近年来受中美战略竞争、全球供应链重构以及台湾当局推动“脱中融美”政策等因素影响，两岸经济联系出现调整，但长期形成的产业协作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近年来，两岸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两岸贸易规模在波动中持续扩大，大陆始终是台湾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根据大陆海关统计，两岸贸易总额从2016年的1790.9亿美元增加至2025年的3143.3亿美元。

从产业结构看，两岸经济长期建立在差异化分工基础之上。大陆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工业体系，在制造配套、供应链协同以及产业集聚方面形成较强支撑能力；台湾则在先进制程芯片、部分关键电子零组件以及精密制

造领域积累了较深技术基础。过去数十年间，两岸电子信息产业通过跨区域配置生产要素，逐步形成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的产业协作网络。对于众多台湾企业而言，大陆不仅是重要销售市场，也是维系供应链效率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培育，大陆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两岸经济关系所依托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将为两岸产业合作开辟更广阔的空间，并为台胞台企提供更多发展机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将为台胞台企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大陆支持台商台企融入新发展格局，参与高质量发展，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丰硕成果。

近年来，大陆在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已经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和较完整的创新生态。半导体领域虽然先进制程仍存在差距，但设备、材料、成熟制程以及先进封装等环节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大陆产业能力的持续提升，使两岸关系逐渐由过去较为明确的垂直分工，转向合作与竞争交织并存的新格局。从行业互补性上看，台湾对大陆而言不可或缺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高端芯片制造及部分半导体设备材料。相比之下，大陆对台湾不可或缺的行业则体现在稀土及关键矿产、化工原材料、电子零部件及庞大终端消费市场。不过，大陆在成熟制程已自给，先进制程正通过光电芯片、硅基追赶加速替代，设备材料自给率持续提升。而台湾在稀土与关键原材料短期内很难找到大陆之外的替代供应，即便转向美国市场，不仅需求波动大、政治附加条件多，且美国自身推动半导体回流，长期不会容忍台湾占据高端制造主导地位。整体看，台湾在高端芯片领域的优势短期仍在，但正被技术替代和地缘政治侵蚀。随着大陆市场规模、产业体系和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其在两岸经济互动中的影响力将持续增强。

全球产业链重组和区域经济格局调整的大背景下，两岸经济互动的具体方式还会继续演变，但长期形成的产业关联、市场联系和供应链协作网络仍具有较强稳定性。对台湾而言，大陆既是重要市场，也是其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关键依托。未来两岸经济联系的深度和广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台湾

产业升级空间与经济发展潜力。因此，两岸经济关系仍是决定台湾长期发展空间的重要变量。

结 语

2026 年，台湾经济延续增长势头。然而，IMF2026 年 7 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也指出，中东冲突、贸易碎片化与 AI 预期出现修正都可能持续带来风险。^① 台湾经济结构性隐忧不容忽视：电子信息业生产指数明显回落，投资动能放缓；出口仍高度集中资通与视听产品和电子零部件两大品类。一旦全球算力投资放缓或 AI 泡沫破裂，台湾经济将面临剧烈修正。与此同时，美国“友岸外包”战略持续推进，台湾核心产能加速外移，其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正在被加快稀释。

台湾经济的深层症结在于增长模式的根本性缺陷——即将增长完全押注于单一产业、单一技术周期，这种“繁荣的海市蜃楼”建立在随时可能溃塌的沙丘之上。面对全球产业链调整和科技竞争加剧，台湾需要在保持既有产业优势的同时，探索更加多元的发展路径。两岸经济互补性强、产业链关联度高的基本格局并未因短期政治因素而根本改变。大陆正在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两岸产业合作提供了从“垂直分工”走向“创新协同”的新空间。两岸经济长期形成的产业联系和市场联系，仍是影响台湾经济发展空间的重要因素。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有助于为台湾经济创造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Current Status,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and Future Trends

Chen Lishua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aiwan's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rapid growth driven

^① 《世界经济展望》2026 年 7 月，国际货币基金网站，<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6/07/08/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uly-2026>。

by the wave of AI industry expansion, global supply chain restructuring, and rising external demand, with notable performance in exports, investment, capital markets,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However, this growth is highly concentrated in a single industry and is distinctly driven by external demand and the technology cycl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anifestations, driving forces, and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Taiwan's recent phase of accelerated growth, and examines its sustainabil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Taiwan's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heavily on the AI technology cycle, with growth dividends concentrated in the tech-capital stratum, traditional industries continuing to shrink, and ordinary citizens experiencing a severe lack of tangible benefits.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industrial monoculture, concentration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accelerating brain drain, Taiwan's economy faces a structural dilemma in which high growth and high fragility coexist. Looking ahead,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from AI, technological paradigm shifts, rising geopolitical risks, and changing Cross-Strait economic power balances will pose ongoing challenges to the existing growth model.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for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lies not in sustaining short-term high growth, but in reducing its dependency on a single industry and reshaping development momentu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Taiwan's Econom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miconductors Industry;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Cross-Strait Economic Relations

(责任编辑: 宋永华)